

名家名译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汤达/著

罗新璋/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名译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汤达/著

罗新璋/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 罗新璋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1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ISBN 7-80173-461-0

I. 红… II. ①司…②罗…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121 号

红与黑

作 者: [法] 司汤达

译 者: 罗新璋

策划编辑: 张福江

责任编辑: 张福江

执行编委: 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 李庆伟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15 印张 4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461-0/I · 029

定 价: 13.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 010-84257656

电子邮箱: icpc@95777.sina.net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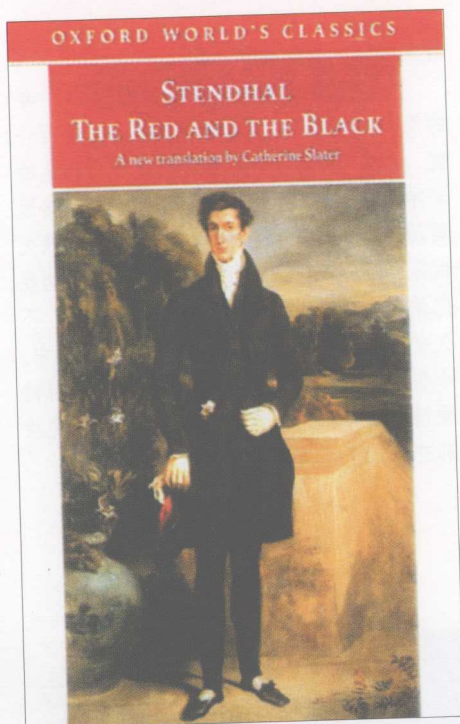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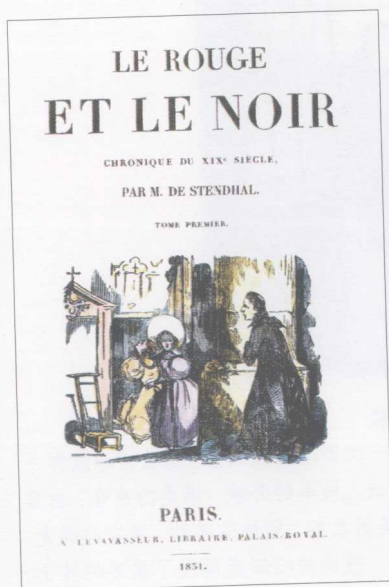


司汤达像

司汤达 (1783—1842), 19世纪法国作家,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幼年丧母。少年时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 崇敬拿破仑, 并多次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欧洲。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侨居米兰, 同意大利爱国主义者有来往, 后被驱逐出境, 回到巴黎居住。1831年任教皇统治下的滨海小城西维达—维基雅领事。1842年3月病逝于巴黎。其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在1830年后写成的, 主要有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红与黑》、《阿尔芒斯》, 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和一些游记、传记等。司汤达善于描写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 在塑造人物时重视细腻的心理分析, 其作品深刻揭露了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后代评论家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

法文版《红与黑》封面

《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是司汤达的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个充满欲望与激情、性格矛盾复杂的雄心勃勃的青年野心家于连的形象。司汤达用他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形象历史。同时，司汤达通过对于连这个人物生动的描写，深刻分析了青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命运，成功地使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地反映了法国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



法文版《红与黑》扉页

《红与黑》的发表，标志着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这部小说充分展示了司汤达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司汤达在小说中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达到的层次，从而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

吉尤丽娅·里尼埃莉画像

吉尤丽娅·里尼埃莉是司汤达 1830 年的情人。司汤达倾慕她的高贵气质、美丽外貌，而吉尤丽娅·里尼埃莉则欣赏司汤达的文学才华。吉尤丽娅·里尼埃莉曾主动接近司汤达，他对司汤达说：“我很清楚，很久以来你就是又老又丑，但是我爱你。”这段恋情给司汤达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记忆，不久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红与黑》中。小说中于连与拉穆尔侯爵之女玛娣尔特的爱情纠葛，即是司汤达与吉尤丽娅·里尼埃莉恋情的艺术再现。



法文版《红与黑》插图：于连初进瑞那夫人家

自幼在乡下长大、未见过世面的于连，第一次到瑞那夫人家，胆怯得不敢伸手按门铃，瑞那夫人和善地为他打开院门。瑞那夫人姣美的外貌、温柔的声音、白皙的肤色、端庄的举止，使于连倾倒，而于连俊美的长相、腼腆的举动、焕发的容光，也使瑞那夫人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刚一见面，彼此的心田就萌发了爱情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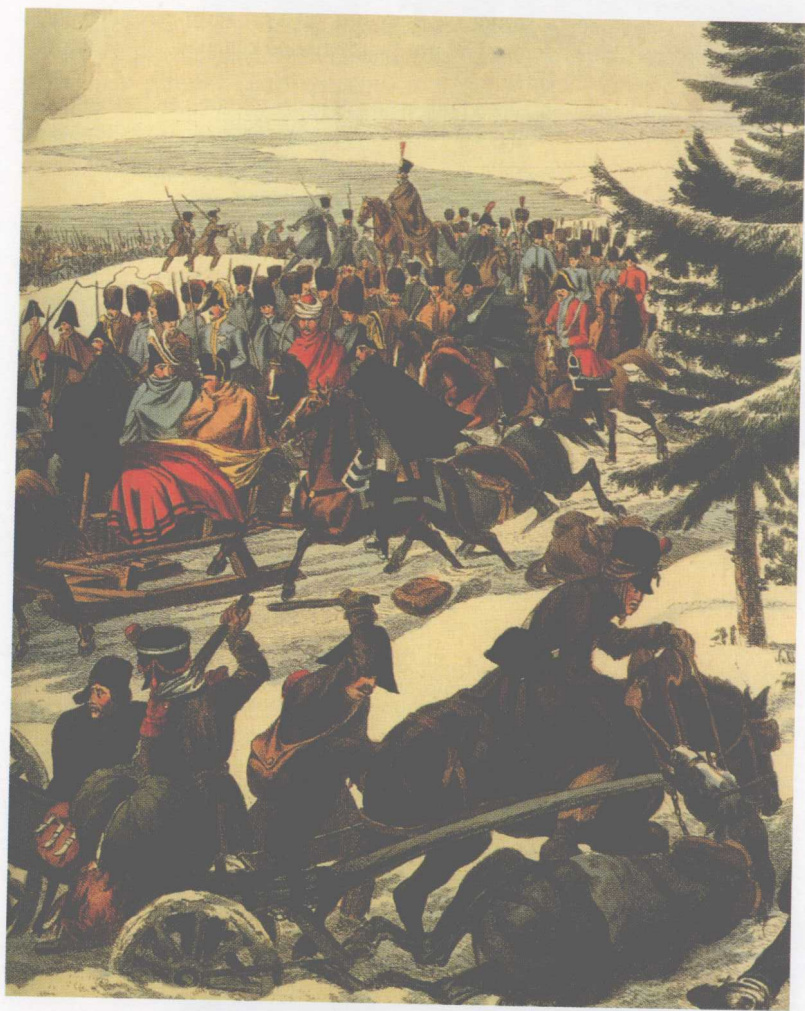
法文版《红与黑》插图：于连俯瞰维璃叶城

于连从瑞那夫人家出来，登上悬崖，俯瞰着脚下的维璃叶城，心情激越，思绪飞扬。空中盘旋的雄鹰吸引了于连的目光，他渴慕雄鹰搏击长空的力量、孤高的境界。整个场景暗寓了于连的征服野心。



法文版《红与黑》插图：于连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于连因枪击瑞那夫人被捕入狱。法庭开庭审判，于连面对审判席上的法官、显贵，坚决不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他轻蔑地抨击法官、显贵：“我不会向你们乞求任何恩典，也不抱任何幻想……”



油画：1812年11月26日，拿破仑军队从俄国撤退

司汤达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随拿破仑征战欧洲各地，参加过耶拿战役、莫斯科战役。拿破仑征俄失败，从俄国撤军时，他曾负责指挥军需部队。司汤达极为崇拜拿破仑，将拿破仑奉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梦想在这位巨人的麾下，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扬名于世。然而随着拿破仑的倒台、复辟王朝的登场，他的梦想破灭，壮志难酬，转而从事文学创作，终于著成《红与黑》这一不朽之作。《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即是司汤达本人的一个缩影。

出版说明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理想读本,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该文库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名家名译

名家名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指译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另一层指该译本是质量一流、影响很大、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我们试图通过这一努力,改变目前国内世界文学名著译本鱼龙混杂,甚或篡改抄袭,令读者良莠难辨、无所适从的现状。

二、图文并茂

每部名著都配以两类插图:一类是正文之前的彩色插图,大多是关于作者、作品和时代背景的珍贵图片;另一类是根据作品情节绘制的黑白插图。通过这些插图,不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亲切轻松的阅读氛围,而且使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

三、精编精释

编者在每部译著中系统加入主要人物表、作者年表等内容,配合译者精当的注释,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障碍和学习相关知识,使读者全面、深入、高效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

希望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能成为广大读者相伴一生的良师益友。

译 本 序

瓦莱利指出：“斯汤达喜欢的题旨是：拿破仑、爱情、魄力、幸福，从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① 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数不过来，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斯汤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斯汤达全集》（1927—1937）就达79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隐私，《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也有论者认为，《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辞。就读者面而言，斯汤达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19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熟读拿破仑著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破仑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斯汤达也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斯汤达景仰波拿巴将军，而贬抑拿破仑皇帝，尽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诗史”！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斯汤达于1817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时隔20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斯汤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斯汤达为笔名，亨利·贝尔乃本名），写到最

^① 《瓦莱利作品集》第1卷第556页，七星丛书版。

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① 他赞颂拿破仑强劲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略。拿破仑是斯汤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著述来看,斯汤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斯汤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跟拿破仑^② 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势,他《圣经》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与市长较量占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③,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于连则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④。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于英雄行为,但在一个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拒斥现存秩序、颠覆神圣事物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

① 《斯汤达自述作品集》第2卷第980页,七星丛书版。

② 相传1788年,拿破仑一次在奥松驻地关禁闭,随手捡到一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闲来无事,逐字逐句看了下去。事隔15年,制定拿破仑法典时,他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令在法学大家相顾失色。

③ 李健吾《意大利遗事》引言第8页,上海译文1982年版。

④ 斯汤达语。见《斯汤达小说集》第1卷第202页,七星丛书版。

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虚伪、猥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域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他“为自己位卑命艰而敢于抗争”，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他不惜功亏一篑，也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斯汤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现成故事”敷衍而成的。所谓“现成故事”，当指发生在布拉格的一桩情杀案：安多华·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聪明，靠本堂神父进了修道院，因体弱不耐苦修，初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见逐，复回修道院，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这次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在走投无路之际，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便于1827年7月23日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于翌年2月23日上断头台，年仅25。这桩案子为斯汤达提供了小说情节。如把安多华、米舒、郭尔冬易为于连、瑞那、拉穆尔，则俨然是《红与黑》本事，道地的“现成故事”的“纪事”。斯汤达自称并未杜撰什么^①。虽然故事情节方面没杜撰什么，但他把自己的阅历，对社会的观察，于心理的卓识，融进了作品。随着于连人生的历程，小说从市长家到修道院，从小城到省会，从内地到巴黎，

① 斯汤达用 D. Gruffot Papera 化名写的文章里称：“M. de Stendhal n'a rien inventé.”

从底层直到上流社会,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

斯汤达说,《红与黑》意在描写 1830 年的法国^①。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2月25日首次上演)、《曼侬·列斯戈》(芭蕾舞剧,5月3日首演)、“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6月26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 1830 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斯汤达这部主要写于 1830 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于 1830 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〇年”的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斯汤达在书中提出“小说—镜子”论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斯汤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皇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 1830 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蒲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有很强政治性的小说。斯汤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 1830 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斯汤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斯汤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象”。6年后斯汤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臻于真实。”

《红与黑》如斯汤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小说开初就叫《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

^① 见斯汤达 1830 年 7 月 22 日致出版家函。

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斯汤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斯汤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征，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那里。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从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致，不愧大家手笔。时当19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汤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1830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罗新璋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正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惶惶,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① 1830年7月27—29日,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力蒲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斯汤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1829年10月25—26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1830年5月初。之所以说“写于1827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译书识语

罗新璋

名著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恒以“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相戏称。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试申说之：

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

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的“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以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

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耳。

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同妙，成其为名译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主要人物表

- 于连** 小说的男主人公，出身低微，年轻英俊，智慧过人。他崇拜拿破仑，野心勃勃，渴望通过个人的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他先是在当维璃叶市市长的家庭教师时勾引了市长夫人瑞那，后在当侯爵的秘书时又与侯爵女儿玛娣儿特发生了恋情，并与之订婚。就在他的梦想就要实现时，瑞娜夫人告发了他。他气急败坏，枪击了瑞娜夫人，被捕入狱，在经过审判后被处死。
- 瑞那夫人** 维璃叶市市长特·瑞那的夫人，美丽、温柔、善良。她一心一意地照料着家庭，青年于连的到来，使她的内心起了感情波澜，并对于连产生了恋情。她多次与于连幽会、同居，于连入狱后，她仍一往情深地探望于连。在于连被处死后的第三天，她也伤心地离开了人世。
- 玛娣儿特** 拉穆尔侯爵之女，体态娉婷，娇美可人，性情高傲冷漠，向往浪漫的爱情生活。她对其周围的贵族公子哥儿们不屑一顾，而对个性很强的于连却极为痴恋、崇拜。最后她效仿她的祖先，亲手捧着于连的头颅，为于连举行了葬礼。
- 特·瑞那** 维璃叶市市长，瑞那夫人的丈夫。为人机智，谈吐高雅，心高气傲，热衷于政事，喜欢攀富比阔。
- 拉穆尔侯爵** 玛娣儿特之父，贵族院议员，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性格暴躁，骄横跋扈。他极力反对女儿与于连的婚事，最后迫